

我有話要說

楊鴻嘉

漁業生物系

1945年，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時，本所的魚類標本有250種，1955年增至504種，均已登記發表，截至1963年另有350種編入陳兼善(1969年)所著之「增訂再版台灣脊椎動物誌」中，即在1963年已有854種魚類標本登記保存下來，成為台灣重要水產文化財。其後34年來，未經登記之標本種類不知凡幾，亟待整理，俾供國內外學者專家參考和比較研究。

1963年以前，各種魚類標本之蒐集和系統化整理工作，是由中村廣司、鄧火土、林惠民、林煜煜、梁潤生、孫健夫及筆者等7位研究人員努力相繼建立起來，其中筆者負責整理和管理至1963年，先後達10年之久，其後管理工作雖數度變更人手，然一直提供學術界參考和研究，甚獲佳評。

自從1981年本所改建研究大樓起，截至1995年整修標本室為止，所有標本不得不數次改變放置場所。如今好不容易受到重視，希望

能加速步伐進行系統化之整理，以利與國內外之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。有些標本失去其來歷，在學術研究上造成極大困擾，此皆因人為管理不妥所致。事隔多年，前人苦心建立之水產文化財顯然不被現代技術人員尊重，水產基礎科學之學術價值也不獲重視。因此，有關台灣水產研究報告中，曾出現甚多錯誤的學名而不自知，也甚少加以檢討者。由此可以推斷，有關研究計畫之田野調查記錄有種名發生錯誤情事，究其原因，現代化魚類圖鑑已成為研究人員之最佳引用工具書，大家以為魚名可自美麗的魚類圖鑑中鑑定出來，殊不知比較各種實物標本後加以查證之重要性，本人敢說這是數年來台灣水產科學之研究心態。就學術上之研究業績來說，量的增加雖然可喜，但質(鑑識技術)的進步尤其重要。有關台灣水產學術研究之缺陷受到國外學者專家之批評，本人甚為痛心，亦甚感遺憾。